大學之為大

／王明蘅

大學是種理想，甚於是種制度。更不是，也不應是種標準化的制度。有什麼樣的理想，就有什麼樣的大學，此即其精神狀態。理想像夢，無序且隱晦，卻能反映真實的追求，星碎中可見全豹。試舉數斑以窺。

成長花園

前北大校長蔣夢麟於民國九年元旦在上海第二師範，應關心時事諸團體講教育改革，其中提到德國人佛洛培爾（Froebel）看待學生應如花草般，在大自然中適性成長。這種環境不就是最好的學校嗎！由於不願以舊名稱此新觀念，所以為命名苦惱。有天徜徉於山林中，見無限風光，生機沛然，突得靈光，鑄得一字：Kindergarten。這個譯為幼

稚園的名辭誕生於一八三七年。而今與「孩子的花園」本意漸行漸遠，只餘幼稚而已。大學生與稚兒雖然有年齡與智能的差距，但就教育環境而言，其核心旨趣是一樣的，那就是花園：一片滋養的土壤，生命得以適性成長。

開明七科

西方大學體制之胚型出現於中世紀，史稱「十二世紀文藝復興」。法學、醫學、神學及術科（Arts，即「七科之學」，非指文藝）為四大學門。無論修習何者，皆以七門科目為基礎。彼時經院高僧聖維修（Hugh of St. Victor）稱為「七科之學」（Science of the Seven），包含「三科」（Trivium），即修辭、辯證、文法；以及「四目」（Quadrivium），即算術、音律、幾何、天文。這七門學科，正是西方現代大學通識教育之濫觴，亦稱為 Liberal Arts 。譯為博雅教育，難免招來培養貴族品味，製造高級遊民的譏諷。稱為「開明之學」應較合於 Liberal 的本意。文藝復興巨匠拉斐爾於一五一一年完成繪於梵諦岡的「雅典學院」壁畫，呈現的就是這七門科目。畫面正中央

的兩位老者，一人指天，一人指地。手執邏輯學的亞里士多德與手抱倫理學的柏拉圖，二人代表辯證。坦胸露臂坐於階上的是蘇格拉底，在思索著修辭內涵。後排眾生忙於筆記，表示勤學文法。前排分左右二群，左邊是算術與音律，有畢達格拉斯。右邊是幾何與天文，有歐幾里德與托樂美。其中有一探頭旁聽的年輕人，是畫家自身。現今決裂為二的科學與文藝，原是同一片滋養土壤，成就一個開明的場所，叫做大學。

盤舞長桌

集合講學的空間若稱學堂，則生活作息的場所應稱學舍，而非宿舍。生活作息本是大學教育的重要內涵。學堂與學舍為校園兩大主體。西方大學的學舍名為 College，源於中世紀教師住宿講學的地方，與中國宋明時期的書院並無二致。師生同住同修，同遊同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不論中外，皆有「吾與點也」之思。學舍各有導師、助教，學生規模以百人至三百人為佳。諸學舍各具特色，環繞著大學的中心學堂。各學舍間亦有彼此競爭的傳統，或為中世紀遺風。除了圖書、休憩、交誼各項設施外，

最能代表生活教育的就是餐廳的大長桌。師生共餐，不只是為了桌上的口腹食糧，更是為了席間交談的精神資糧。這是「導師談話」的本意，不是去吃便宜的牛排館。發現於四川的一塊東漢墓室畫像磚，其上浮雕女伎踩盤蹋鼓而舞之景，恰足以徵顯杯盤之間的激躍與逸興，重大的啟發與突破常出其中，又何止於飲德食和。

名聲如影

本世紀之交，克雷（Clay）數學學會懸賞七大古典難題，各誘以百萬美金之獎。七題中的龐加萊猜想（The Poincaré Conjecture）最早成擒。此一拒捕百年的拓樸問題，卻伏法於一隱世的俄國人佩瑞曼（Grigory Perelman）。難題破解，固然喧騰，尤有甚者，卻在其人。第一，他的解題發表於網路通訊，無視於一流學報。第二，他拒絕了百萬賞金。第三，他也拒絕了有數學諾貝爾獎之稱的費爾茲獎。世俗的規範及榮譽，於他皆如夢幻泡影。或謂病症（躁鬱及自閉），但何其壯也。迎向光亮，尾隨的名聲如影。真誠的追求與大哉問，此其大學之為大。只求論文篇數與排名，何其小也。

穹頂失火

麻省理工學院的主樓是理工圖書館，座臨校埕（Campus），頭頂穹蓋，象徵學術殿堂。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一日清晨突現一消防車於穹頂上。此舉有向「九一一之難」的救災英雄致敬之意。這當然不是最早，也非最後的學生「惡作劇」。這個暱稱「大穹頂」的舞臺上幾乎年年都有學生的頑皮演出。最廣為媒體報導的是一九九四年的校警汽車，令人捧腹又鼓掌。而最早的天馬行空之舉，卻是在一九五八年的英國劍橋大學。十二位匿名的學生在一夕之間，將一輛奧斯汀轎車置於廿餘公尺高的校理事會大樓屋脊。相關單位用了一星期時間才使這誤行天際的車子重返紅塵。事過半個世紀後（二〇〇八年），這群已過古稀之年的學生才正式現身，並揭露其飛天之密。反穿內褲之類的胡鬧是稚童之舉。有品味的頑皮需要孫悟空的「造反」豪情，以及挑戰不可能的能力。

大學在演化中，未必在進化中，於今幾乎已成為大型夏令營加上綜合職業訓練所以及知識經濟企業的混合體。其體制、目標，以及師生的品質種種跡象，皆不免有謂我何憂之歎。大學不需多，好的大學也多不了。理想如夢，「夢也者，乃其所以為覺」（張潮《幽夢影》序文）。夢或永難實現，但值得去做，引領以精神。而精神無所不在，不能通說，也不能盡言，只能示現。

二〇一二年春末於二荒樓

全文首載於成大校刊237期